

Richard Russo

格里芬教授的烦恼

That Old Cape Magic

〔美〕理查德·拉索 著 张敏 译



南海出版公司

Richard Russo

格里芬教授的烦恼

That Old Cape Magic

〔美〕理查德·拉索 著 张敏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里芬教授的烦恼 / (美) 拉索著 ; 张敏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3.2
ISBN 978-7-5442-6457-0

I. ①格… II. ①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9679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014

THAT OLD CAPE MAGIC by Richard Russo
Copyright © 2009 by Richard Russ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格里芬教授的烦恼

[美] 理查德·拉索 著
张敏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特邀编辑 刘文茜
装帧设计 张志全
封面绘图 谢 翔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73千
版 次 2013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57-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致永远的芭芭拉

目 录

第一部分 科德角 (第一场婚礼)

- 1 理想之地.....3
- 2 滑坡.....19
- 3 伟大的特鲁罗协议...31
- 4 布朗宁一家的夏天...57
- 5 谈谈情抽抽烟.....73
- 6 劳拉和桑尼.....97
- 7 胜利在望.....115

第二部分 缅因海岸 (第二场婚礼)

- 8 福佑.....133
- 9 预演.....173
- 10 电邮小说.....217
- 11 大概垂直.....239

第一部分

科德角



(第一场婚礼)

1 理想之地

酒店房间的床头柜上，电子钟显示出时间是清晨五点十七分，但突然醒过来的杰克·格里芬知道自己已没法再入睡。昨晚睡得太早了。随即他很不开心地意识到：不该发脾气，应该再多等乔伊一天的。昨天他不肯承认的那些事，在黎明前孤寂的黑暗中变得格外清晰。

长期以来，他们已经形成习惯：格里芬上完最后一节课，他们就会尽快逃离校园。通常，他们会奔上“自由小道”（格里芬对95号州际公路的称呼），驱车前往纽约，入住一家不错的酒店，以此犒劳自己。白天，他批改多得像小山一样高的学生作业，而乔伊要么上街购物，要么干点儿其他什么事来自娱自乐。到了晚上，作为对自己辛劳的补偿，他们去看电影，到不错的餐馆就餐。这一切都让他想起他们刚结婚时在洛杉矶的日子。虽然要破费一把，这种超前消费又让他心生错觉，觉得自己将来肯定是能挣那么多钱的——在

洛杉矶，他们就是这么过日子的，而这也有效地帮他熬过了无数堆改不完的学生作业。

今年，凯尔西在科德角举办的婚礼打乱了惯常的纽约之旅，不过格里芬已经想好了可以以波士顿之旅来替代。但乔伊却把事情搞得乱上加乱，她想当然地认为既然要参加婚礼，自然就要取消原计划，所以她居然在他上完最后一节课的当口安排了会议。当格里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时，她说：“尽管去吧，到波士顿过个男人之夜。我随后在科德角和你碰面。”对这个提议，他嗤之以鼻——就一个男人也能过男人之夜？或者乔伊本来指的就是单数，一个男人庆祝他自己的男性气质？没准儿她这辈子就是在单数意义上来理解“男人”这个词的。乔伊使用英语这种语言时并不总是得心应手，老是把一些隐喻混在一起。有时她会宣称某些事情是“难锄的路”，天知道是难锄的垄还是难走的路。她姐姐简和琼的情况更糟。而且每次遇到有人纠错，姐妹三人就会摆出她们家族标志性的表情，带点儿威胁意味地眯起眼睛，意思是“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无论如何，妻子让他一个人去波士顿的建议不是那么真诚，这也是他将其理解作为一种胁迫的原因。“好吧，”他说，“就这么办。”但心里却盼着她说道：好吧，如果那对你很重要，我会重新安排会议的时间。她没有那么说，甚至在看着他收拾行李时也没说。由此，他发现了其他男人可能早就知道的一个事实：你一旦当着一个女人的面收拾行李，那就没法再停手，也没法不拎包走人。

更糟的是，宁愿看碟片而不喜欢去影院（电影本来不就该到影院里看吗）的乔伊，给了他一长串她不在时禁止他一个人看的电影

名单（当然，其中包括了所有值得一看的电影）。他花了一个小时翻看酒店提供的餐馆介绍，还是没法确定去哪一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想吃什。妻子在身边时，格里芬可从没遇到过这方面的问题。不知为何，可以自娱自乐时他反而没了主意。他跟自己说，这只不过是结婚三十年的后遗症：做任何决定都会想想妻子喜不喜欢。好吧，但他为什么越来越经常地发现自己会呆立在某间碰巧走进的屋子正中呢，这可是他父亲的经典姿势呀。最后，格里芬叫了客房送餐服务，看了部蹩脚的电视电影，也就是他和老搭档汤米一两年前在洛杉矶纯粹为钱而撰写的那种破玩意儿，那时他还没有获得教职，也没和妻女一起搬到东部居住。在插播第一个广告之前他就睡着了，确信自己能猜出电影结局外加一半台词。

为了不重犯昨天的错误，他决定马上行动起来，给服务员领班打电话叫车。二十分钟之后，洗漱完毕、穿戴整齐的格里芬结账离开了后湾酒店。好了，整个波士顿现在只是他汽车后视镜里的一个长方块了。萨格摩尔大桥，横跨科德角运河的两座大桥中的一座进入视野，东方的天空一片银色。他觉得，随着自己的离开昨天最后的一丝不快也像笼罩着波士顿的团团雾气般升腾不见了。萨格摩尔大桥的中部是一个夸张的拱形结构，正好能让人看到太阳停留在地平线时完整的画面。空气寒意十足，但格里芬仍把车停在路肩，打开顶篷。离开康涅狄格州的家后，他第一次感到无拘无束。身处妻子不知道的地方，他感到莫名的兴奋。乔伊喜欢弄清楚别人下一步打算干什么，而不光对人家正在做的事感兴趣。她通常会在早上给女儿劳拉打电话，因为太早了，她脑子还有点儿不清醒：“那么……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她还一星期数次给两个姐姐打电话，因此知道琼第二天早上要做头发，简又胖了五磅要开始节食，她甚至还知道她的白痴双胞胎弟弟贾里德和杰森又干了什么蠢事。对于独生子格里芬来说，这种行为简直不可理喻、荒谬反常。

沿着6号公路前行时，格里芬意识到自己正在哼唱父母每次经过萨格摩尔大桥时都带着嘲讽哼唱的那首《那个古老的黑魔法》。作为大学英语教授，嘲讽就是他们的行事风格，因此他们把歌词中的“黑”换成了“海角”。在他的成长岁月里，全家人每年夏天都要到科德角待上一段日子。他也总是能根据他们去的地方和待的时间判断出那一年的年景。有一个经济状况特别好的年份，他们在查塔姆租了一间小屋，整个八月都住在那里。还有一年，由于教员薪水被冻结，他们在六月里只买得起三明治。虽然婚姻生活磕磕绊绊，但他父母倒是难得一致地分享了对于每年有十一个月被流放到“该死的中西部”（这是一个他们极端鄙夷和唾弃的词）的满腔悲愤。他们拥有良好的学术职业，尽管考虑到他们常青藤高校的出身，目前的职业发展还算不上星光熠熠、不可限量。格里芬的父母都来自纽约州西部的夕阳工业带地区：母亲在罗切斯特郊区长大，父亲则在布法罗市长大。两人都是中低阶级的孩子，各自的父母都属白领阶层，都靠奖学金上的康奈尔大学。在那儿，他们开始交往，也都结识了一些会邀请他们到韦尔斯利和威斯特的家中度假、或是到汉普顿和科德角去过暑假的朋友。两人都跟父母说自己能在那儿赚更多钱，这话倒也没错，但事实上，只要能避免回到地处偏远、气氛压抑的老家，让他们俩干什么都行。他们在耶鲁大学读的研究生，也就是

从那时起，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有望在某所常青藤高校从事研究工作。但大学教师的需求市场逐渐南移，他们不得不接受自己所能得到的工作（对一对夫妻来说，可供选择的余地更小），最终去了印第安那州一所规模宏大的州立大学。

被出卖了，这就是他们的感受。如果印第安那州是你的回报，那又何必上康奈尔和耶鲁呢？但他们没得选，只有安顿下来，充分利用可怜的机会，投身于教学、科研和教育委员会工作，希望完善自己的个人简历，做好准备等待着学术之风的改变。他们担心驶往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这些高校的船只或许已经永远开走了，但斯沃莫尔和瓦尔萨之类的学校也该十拿九稳吧。尽管后者不算最最理想，但至少与他们相配。在该死的中西部获得升职和终身职位（格里芬的父母利用谐音称之为“升职和绳索”）之前，他们俩其实都有过机会，她能去阿默斯特学院，他则是鲍登学院，但从来没有两个人共同的机会。因此，他们的工作和婚姻生活都停滞不前。现在格里芬能猜测到，他们两个都担心有机会离开的那一个取得成功，逃出升天，没准儿还能当上首席教授！那肯定会让留下来的另一个雪上加霜。为了改善不幸的境遇，他们各自有了婚外恋，而当事情败露时也都假装受到了很深的伤害。格里芬的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连环奸夫，而他母亲在这方面或其他任何方面都不甘其后。

当然，所有这些都是成年人的理解。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被迫见证过父母无数次争吵和相互指责的格里芬曾经幻想他们就是为了他才没有分手。最终是母亲让他打消了这个怪异的想法，而且是在他和乔伊的婚礼招待会上。那时格里芬的父母终于离婚了——显然

怨恨之情也不能做到天长地久，而且母亲已成功地先一步再婚、胜出一局。出于普遍撒网的想法，她冒险跨出英语系找到了第二任丈夫，一个叫巴特的哲学家，而且很快就改称他为“巴特比”了。在婚礼招待会上，喝得半醉的她向格里芬澄清：“天哪，不，不是你。让我们在一起的是《那个古老的海角魔法》。还记得我们每年在萨格摩尔大桥上是怎么唱这首歌的吗？”然后，她转身对巴特比解释道：“愉快的一个月，在每年夏天，有太阳、沙滩、海水和杜松子酒。接下来是痛苦的十一个月。”然后她又转身面对格里芬：“但那已经是大多数婚姻的平均分了。我想你会明白的。”我想你会明白的，这句话当然暗示着在她看来，儿子的婚姻也就只能打这个分了。有那么一会儿巴特比似乎也想发表意见，但最后还是选择不吭声，尽管他确实别有趣味地叹了口气。

格里芬正打算应答时，父亲带着从前的学生兼现任妻子克劳迪娅再次出现了。他们在仪式结束后消失了一会儿，天知道是去吵架还是做爱了。“我向上帝起誓，”他母亲说，“如果他敢给那个小孩在科德角买房子的话，我是说在科德角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就杀了他。”这个好点子让她顿时满脸放光。“那你就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她对巴特比说，然后又转过来对格里芬说，“你继父搜罗了一大堆密室杀人故事，就是箭毒杀人之类的。你能想象出那场景的，是吧？只要确保那头胖母牛砸在地板上，痛苦地扭动身体时，我能对现场情景一览无余就成。”她当然清楚地知道，格里芬的父亲没钱给克劳迪娅（她其实不算胖，只是丰满而已）或其他任何人在科德角买房子。她依靠那一纸离婚协议，已经成功地让前夫变成一个穷光蛋，但任

何可能性都应当考虑到——比如说，万一他买彩票中了奖呢？别说，她还真的担心了。

对于已经五十五岁的格里芬（他和乔伊结婚时，他父母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龄）来说，与科德角有关的地名依旧具有魔力：法尔茅斯、伍兹霍尔、巴恩斯特布尔、丹尼斯、奥尔良、哈里奇。这些地名让他回到孩童时期，让他再次坐到父母汽车的后座上。在那里，他度过了童年的许多时光。他不系安全带，胳膊搭在前排座位上，想听清父母在说些什么，而他们交谈时从没想过让他参与。与其说他对父母在前座上的谈话内容感兴趣，不如说他意识到与他切身相关的决定无一不是出自前座，便打算在利益攸关时发表意见。不幸的是，他的下巴搭在椅背上，这个事实似乎排除了随时发言的可能性，而且他偷听到的大多数内容也不值得发表意见。“韦尔弗利特，”有可能他母亲只是边研究着公路地图边说，“我们为什么不试下韦尔弗利特呢？”到格里芬上高一时（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科德角之旅），他们已在科德角的每个地方都租房子住过。每年夏天离开前，在交还钥匙时，中介总是询问明年夏天是否预订，但回答总是不。这让格里芬怀疑父母所寻找的完美地点是否真的存在。或者，就像他总结的那样，“寻找”这个过程本身就足够了。

无人陪伴、充满青春活力、尽享自由的他在海边闲逛，父母则躺在沙滩上消磨阳光明媚的午后，看一些他们羞于向同事承认自己听说过的书，即所谓的“带着罪恶感的消遣”。他们声称自己是在度假，不仅要摆脱该死的中西部，而且要从他们一向发誓捍卫的文学正典中逃离。母亲的口味日趋阴暗，净看些令人恐慌的惊悚故事和

愤世嫉俗的间谍小说。她会带着明显的满足感翻过书本的最后一页，说：“这书真是变态。”父亲则在色情文学和 P.G. 沃德豪斯之间徘徊。他两样都喜欢，似乎《裸体午餐》和《伯蒂·伍斯特坚持不懈》本来就被设计成配对阅读一样。

他们俩在阅读方面的唯一共同点就是房地产指南，而且认真得就像在看现代语言协会的年度招聘信息表。他们都不愿让对方抢先看到，所以每次收到这类指南，就赶紧各自挑上两本，还在封面上写上各自的名字，这样就能明确区分。而且万一其中一本丢了，马上就知道是谁的错。为了逃离该死的中西部，他们制定了分为两个步骤的宏大计划，而购买一幢位于科德角的房子正是计划的一部分。首先，他们得回到东部找份真正的工作，租一套合适的公寓，这样就能在退休前（当然是越早越好）省下在科德角租房子过夏天、度假和偶尔过个长周末的开销。而最终目的就是长住科德角，看看书、写点儿专栏，甚至可以尝试着写写小说，谁知道呢。

通常，一整天时间就这样耗费在厚厚的房地产指南上。夫妻俩浏览上百条信息，并分别归于“买不起”或“白送也不要”这两类，但最后所有东西还是全部被他们厌恶地扔在一边，因为每一年的房价比起上一年来都要贵。不过往往到了第二天，父亲又会把沃德豪斯小说里的主人公吉夫斯暂时抛开，再次翻起房地产指南。“第二十七页。”他说道。而这时他母亲就会放下她的《天才雷普利》，到沙滩包里翻找她名下的那本房地产指南。“现在，耐心听我解释，”他会接着说，“有些事没准儿行得通（他指的是大幅度加薪或一份大学出版社的新书合同），但是……”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他们前

一天不考虑的一两处置业计划其实还是有可行性的。到了休假这个月的末尾，某个雨天里，他们又会走很远的路，跑去看一两处位列“买不起”类别中排名末位的房子。但房地产经纪人总是凭直觉一眼就看出格里芬的父母不过是只看不买，他们想要的房子只存在于他们自己能看到的未来。他的父亲喜欢这么评论：在所有与梦想打交道的人物中，房地产经纪人是最不浪漫的，就像拉斯维加斯赌场里的筹码，实际得让人吃惊。

开车回到该死的中西部总是令人难以忍受。一路上他的父母几乎不说话，好像突然回忆起了去年伴侣的出轨事件，或许是在考虑今年该去找谁做情人。如果一定要给格里芬父母的激情和投入排个座次的话，性显然只能坐在房地产的后排上。

格里芬决定沿着6号公路开往普罗温斯敦，在那儿吃顿晚早餐，然后再从28号老公路折返科德角。他不知道沿途是否还像他小时候那样遍布着跳蚤市场。他父亲热衷于搜集那些短命的政治蜉蝣。身为一个公开承认的民主党人，他每次经过跳蚤市场时都会停下车来，以便确认那里有没有曾经与罗斯福竞选总统失败的温德尔·威尔基的竞选徽章，说不定那玩意儿因无人识货正躺在某个硬纸盒底部呢。共和党那些小玩意儿是他的另一项“带着罪恶感的消遣”。“你父亲所有的乐子都是负罪的，”他母亲宣称，“而且的确如此。”当然，走28号公路的话路程会长上一倍，但反正格里芬又不赶时间。乔伊要晚上才能赶到，或许更晚。越早赶到她为婚礼而预订的那家住宿加早餐旅店，他就会越发不情愿地打开敞篷汽车的后盖。除了他的旅